

254
7421
1

謹擬陸氏宗譜序

。居嘗謂孔子之教非一人之私言而實為中外古今之公理也故夫服膺聖教者為名臣為大儒皆卓然有以自立而無疑於天下後世。之先從祀孔廟者自漢以來不一人而唐之宣公及本朝清獻公則先後咸蒙特旨從祀兩廡此我

國家崇尚正學之意也夫宣公之時乘輿播遷軍書旁午公壹意推誠悟主培養元氣至清獻之為邑宰亦務以德教化民而不涉於煩苛宣公所謂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學者即清獻何莫不然方今談士痛詆中國二千年無政教而動以儒術為詬病不知西人之所以能致富強猶是竊聖人之餘緒而彼中有識之士亦且欽崇聖教潛心研究吾中國之人乃舍本逐末肆其淫詞反欲舉先聖先王之大經大法一切鄙棄之是不惟得罪孔門并將為島族之所竊笑矣。少讀聖賢書復仰承先代遺訓兢兢業

業不敢自康莫無以貽羞於列祖抑又聞宣公之考曾令  
溧陽近則清獻公亦嘗知嘉定縣事善政流風歷世未沫  
而。適分藩茲土德薄能鮮深用為疚族人鴻鈞以手  
鈔宗譜見眎載溯宗支益憬然於祖宗遺澤之長而致族  
姓之蕃衍若是其盛也蓋鴻鈞之系同出宣公世居嘉興  
之平湖縣治二十二傳而遷於白馬堰又六傳而復遷於  
郡城忠厚相承家聲弗替康申之亂族居散佚而磨齋公  
手錄譜系猶存至是益踵為之繁然畢備可謂能知本原  
者矣異時誼篤宗盟增修族乘則兩宗聯合可媲美於昔  
之南鄭北鄭者非即此為之券耶。念世變之無常思  
儒術之不正上之無以繩祖武下之無以詒孫謀用是舉  
素所服膺者書之簡末期與吾宗人永體我

國家崇尚正學之宗旨庶後世子孫亦得有所觀法矣不  
然而徒以瓜縣枿衍子姓眾多遂足自號為江東之望族  
哉

衛氏宗譜源流大略

遺蹟考

嘗觀志亦所載古名人祠宇墓墓以及里居官寓

以為是邦增重沈功業文章如吾

祖之焜耀天壤有不爭相攀附者乎未甞定為公桑梓故里以延

數百年歷今無改其裡祀之散在左近者亦視他處為較盛外此

忠州吳郡以及嘉之感化都或為體魄所藏或為衣冠所瘞

皆有北城存焉錄而存之所以志思慕于無窮也至於蘭園等

存而尋舊宅遺跡已外藉可遺踪凡為公釣遊之所一名一物



振



無不令人肅然而起敬辱在遺裔敢或教典而忘爰以他集及  
家譜參校以爲攷一卷

嘉郡祠 即書院

嘉興縣志祠墓篇陸宣公祠在城板忠坊即嘉興縣學故址舊祠在  
州學中天星河上宋建炎兵後僅祀閏下三年知州程俱作書院於駕  
湖之東中廣信熙四年以秦檜廢祠爲之在文廟西北隅紹定中浚政  
建於湖上柳氏園景定四年始以祠堂爲書院元燬于兵更以賈似道  
太初堂爲書院古蹟篇太初堂在東湖上至正間又浚移柳氏園後又  
兵燬後祀府學又三年重建於太初堂後又移於城南隅明洪武五年

同知劉澤氏重建景泰二年知府舒敬奏會有司春秋致祭後又移靈  
火坊嘉靖十七年通判張本潔以舊祠在靈光坊今於藩臬衙署間  
改建於此左有景賢書院 國朝祀典

按此云舊祠在州學中天星河上未知始于何時周伯琦記自宣公之沒  
三百餘年至建炎始有祠宇似或始於建炎歟

又按此云淳熙四年以秦檜廢初為之在文廟西北隅吳永若嘉興府  
志祠祀篇亦云淳熙四年知州呂正己建於文廟西北隅驗之呂祖誼祠  
祀皆合但呂記又云郡學故有宣公祠則祠之在郡學者已久非至此  
始建也惟府志學校篇書院下云黃大卿所作始祠于縣學呂公後新

之斯言為得其實

又按此云後又移於城南陽洪武中劉澤氏重修府志祠祀篇別云洪武五年同知劉澤氏重建於城南陽學校篇亦謂劉澤氏重建於城內則前此未嘗在城南陽矣與此不合然考陳彥博記不言移建第言計功凡完舊者七創者三明係仍舊貫可知縣志近是又案府志祠祀篇與縣志略同故不錄

嘉興府志學校篇宣公書院在通越門內宋知州黃大卿始建祠於郡學西北陽淳熙四年知州呂正已復於之前建炎初知州程俱嘗作書院於州治東駕湖上中慶紹定中軍倅陳頊建祠於柳氏園景定中知軍

孫志憲始以祠堂為書院倫廩諸生亦而祭菜焉元至元中以太初堂  
為書院大德中山長趙魯改作之至正中路總管劉貞浚建於柳氏  
園又廢而祀於王氏義塾後燬遂祀於路學路同知縲思恭改建於  
太初堂一基洪武初同知劉澤民重建于城內元江南書院一故址宣德二  
年巡撫胡榮徙建於府治北

棗縣志祠墓篇柳氏園兵燬一後缺祀於王氏義塾一帝命考周伯  
琦記郡守劉侯貞浚遷於柳氏園棟宇初備兵燹大起又廢更治  
王氏義塾至而祀一與此同

又棗宣德中胡榮徙建於府治北在景泰二年舒敬奏會有司春



秩之前縣志祠墓篇之缺然考舒公奏云本府在城東隅有廟基  
一兩父老世傳宣公故宅宣德年間大理寺卿胡榮着本府詢訪  
是實典之重建家譜載正德間本府給帖文志言陸宣公遺  
下書院一座坐落香水縣在城南隅靈光坊年遠坍塌宣德  
四年蒙欽差大理寺卿胡榮信重建並未言徙建於府治北第  
或云城東隅或云城南隅之微有不同耳金幼孜為胡公作祀  
志無是說

又棗潭與間固祀柱字宮景定中始以祠堂為書院專祀公咸淳  
甲戌郡守俞安裕作先聖禮殿於書院之左嗣後或合或分即

劉貞復建於柳氏園亦在文聖廟之西後繼思恭營於禮殿北  
日相堂劉澤民重脩之然是以之精靈久已依歸於

先師之側今

上道光六年恭奉

諭旨列位東廡而專祠後

飭有司重加脩葺誠曠代鉅典也

縣志學校篇陸宣之書院在府治北即宣之祠舊在府學西南宣德中  
重建於此

案此則胡榮徒述之說似可憑

縣志古蹟篇柳氏園在縣東南二里宋世科柳氏園也紹定中通判  
陳頊建陸宣公祠於內後為尚書潘師旦所得即會景亭

某會景亭在漉湖濱潘師旦南宋時人劉誠意祀以像迎置太初  
寺之浚城東故址遂廣為壇泰定中有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  
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後歸書院是歲六月其僧後賄有司創  
庵於故小長陸寺之弗能濟也至正十四年嘉興路總管劉貞用推  
官方道叡言命有司請僧撤庵歸地後建書院所謂城東故址  
即柳氏園也僧之侵為庵當又在潘師旦作亭之後陳彥博記初公  
之舊祠在東湖者後為浮屠居郡人王玘後之甚有力焉此指此事

古蹟篇太和堂在東湖上宋賈似道建元至元間改為陸宣公書院  
案胎遷太和堂為至元丙子繼遷太和堂為青龍庫子

又案駕湖上柳氏園太和堂皆在一處東湖即瀕湖也

古蹟篇傲芳亭在孫西靈先坊舊為陸宣公書院明正德間建今  
為巡道公署

案志府給帖文宣德以前已在靈先坊當即在太和堂移歸之後  
所謂城南隅也不得云正德間建即孫志祠墓篇於景泰二年  
舒敬奏之後云後遷靈先坊亦悞

又案此云今為巡道公署孫志祠墓篇志云今於蕩泉行署間嘉



府給帖文又云書院東隙地已蒙起造某察分司大抵靈光坊舊  
祠逼近官府衙署間此今之所以徒報忠坊也

某宣公祠宣公書院府縣志俱析為二一見學校篇一見祠墓篇  
其宣祠與書院無二觀呂劉詒貝記或名祠堂或名書院可見  
故今不復分列

又某郡城祖祠前明有景賢支刑部某暨太保炳兩公重修迨  
本朝疊奉

上諭時飭地方防護歷蒙官長辦理

高宗純皇帝三次南巡皆嘉秀而縣主輪辦乾隆三十年

翠美  
重葺上冬兩邑侯詳請浚裔捐造於是平湖景賢友嘉善奉賢友及  
海甯希賢友同脩葺有三支合議單附譜道光丙戌吾友浚同  
族人捐資重建振有文記其事

嘉邑三賢祠

府志祠祀篇在府治西北元大德間建祀漢朱買臣唐陸贄宋陳聖俞  
俞

縣志祠墓篇在縣西兩一里即三星殿故址舊在春波門外元大德間  
漢朱買臣唐陸贄宋陳聖俞三賢浚慶明宣德初巡撫胡榮重建  
於此

桑嘉府給帖文云因書院地基窄狹蒙將三賢堂空地令陸某自行蓋造暫住別三賢祠基即在書院旁可見而縣志古蹟篇又云柳氏烟雨樓元建宣公書院後移院入城改為三賢祠二祠忽併而為一或遂謂府志胡桑徙建即此當時並非專祠然觀舒公奏及帖文其為專祠明甚蓋二祠一時並建脩志者不察其實遂為徙建之說徙建三賢祠非公祠也縣志古蹟篇既以公祠為三賢祠而府志又以三賢祠為公祠耳存疑以俟考

### 秀色祠

府志寺觀篇秀水縣能仁教寺在縣西二十七里新城市舊名福業院

五代開運口年改報國院宋祥符元年改承天院政和七年改能仁  
院內有宣公祠明巡撫大理仰胡榮建隆慶六年裔孫陸光祖脩或  
云寺故宣公宅

案此非郡祠無論府治北典新城市其地相去遠甚即嘉靖中  
郡祠已在今報忠坊至隆慶間莊簡始脩此祠蓋又一奉祀所  
也合觀府縣志所載則胡君建公祠凡三或傳聞有誤以致疊見  
亦未可知

又案吳文端公一鵬宣公年譜云秀水柿林鄉能仁寺之南有宣  
公世墓存焉故其地父老相傳為公所生之地其實非是



平邑初

府志祀祀篇平湖縣景賢祠在城隍廟西為陸氏唐相忠宣公贊宋儒  
正明徵士宗秀程鄉令張吏部尚書謚莊簡光祖立

棗縣志郡祠左有景賢書院大約即此蓋傳聞之誤

又棗景賢祠譜正鄉高富私謚清獻宗秀鄉坦庵以賢良徵  
詔旌其門曰尚義張鄉仰山為程鄉令著政績載誌先祖鄉五  
臺仕至冢宰明史有傳莊簡公父刑部主事景鄉晉峰倡捐  
田百畝歸祠以贍族人曰族田五十畝以供祭祀曰祭田二百畝以給  
子弟稍廩曰學田三百畝以支更後曰役田蓋仿范氏義田之意

善邑祠

府志祠祀篇嘉善縣陸宣公祠在縣東北一十二里宋迪功郎陸瑀勗子孫聚守因名陸莊歲久屢圯明嘉靖三十二年裔孫道乾建奏捐田贍祠

某此為奉賢祠道乾字契泉仕至蜀府紀善印與吾支子奇同整理郡祠祭田者也

西湖祠

西湖志祠宇篇陸宣公祠在孤山之陽西湖遊覽志祀唐忠宣公陸贄祠乃中書舍人洪澄別墅後屬陸少保炳少保自謂系出宣公創祠祀

之規制宏敞臺榭之盛為一時冠萬曆杭州府志隆慶六年巡撫御史徐  
廷傑即宣公舊祠改祀漢嚴光以下十一人而徙公像于初帙一思倫閣顏  
其額曰西湖書院都御史陳洪濛為記天啓定錄五年八月奉旨私創  
書院盡行拆毀惟陸贄祠堂著行改正仍歸陸氏子孫世守 國朝

雍正九年總督李衛重脩題曰道事君改建坊表題曰湖山增勝

案陳洪濛兩浙名賢祠碑記十一人為漢嚴光宋林逋趙抃王十朋  
呂祖誼張九成楊簡明宗澹王琦章懋陳選及宣公

又案故老傳祠向在介

行宮池李衛改建于此湖山便覽則謂雍正九年重脩之後尋移蓮池

庵東是移建又在李衛之後侯查

又桑乾隆十六年

御題內相經綸扁額于祠內四次

南巡悉

詔大臣致祭殊榮異教千古罕邁一遭也

甯邑祠

海甯州志祠廟篇陸宣公祠在縣東北鵬墩湖上贊十六世孫元珍明初遷居鵬墩創建公祠隆慶六年重脩

國朝乾隆七年高孫建德教諭克諧國學亦觀重脩總督德沛作碑記



棗此為希賢祠吾支裔族所奉祀者也元珍字伯玉為鵬墩始遷祖  
元季遭亂不仕創祠以祀宣公及唐兵部郎中簡神大理評事忻宋  
監察御史渥脩職郎柱二十世孫軒字懷遠輟字鳴遠各命子捐  
田供祭併奉始遷祖合祀二十五世繼宣字子奇重脩乾隆五年二  
十九世克諧字謹軒三十世奕觀字敬孚復議脩建至七年始竣  
制憲德撰文立石祠中  
又棗他處祠宇後裔所建以奉祀者尚多未能遍詳故此外皆  
不及載

忠州墓祠

忠州園徑陸宣公墓在玉虛觀南三十步橐墓

葉吳一鵬年譜云公卒於忠州墓在州屏風山玉虛觀側山陰譜葉  
賢譜皆云墓忠州南屏山 國朝震北清謁公墓詩註云在四川忠

州翠屏山張煦重脩祠記云墓在翠屏山之陽蓋一山而三名也其  
地面吞長江而有禹廟右與巴子臺相對六一郡勝槩云

又葉姑蘇志或詔公卒於忠州其喪不曾還吳嘉興縣志云然考

三宋王楙懷忠堂記以歸葬吳中為臆度無根之論力闢其說故

自來公墓以忠州為正云

又葉明歐陽亢祠記是廟在州南前有石崖二公存時休息處也吳一鵬

年譜云在州南二里隔江疑即公所起居處 國朝張煦奉其說謂  
塚旁有洞是其所息寒暑靈也坐權公所言公在南濱閉門卻掃  
即其地歟

又案武惠公祠記云先是墓所數有鼓角聲自公然振動林藪未  
幾而祠工興振嘗見家平泉司寇以莊重刻奏議跋載四川學使聶  
鏡敏謂人曰余校士惠州在對象鼻山在丰嘗見火光海山試畢謁  
宣公神道知所見者乃公墓神燈也亦見公之靈爽至今猶赫然在人  
耳目如是

某王捕創立祠宇名其堂曰懷忠。查作懷忠堂記。後遭元季兵燹。宣德七年知州謝和重修之。庵陵歐陽文為記。後後祀敬嘉靖庚申四川巡撫黃光昇。後董志僚屬葺治。趙文達公貞吉及家武惠公炳俱有記。甲申後又數知州武烈張煦先後重修。脩今。

上道光元年刺史李紹祖與西陽州知州家光宗宜賓會家成率共捐。脩慈祠墓。清理由歆。後太守吳友第。後于六年。敬將從祀。

上諭及原奏勒石祠中甚盛舉也。

忠州園經四賢閣在州治北宋知州王嗣。為劉晏陸贄李吉甫白居易建黃庭堅有記。



按此祠創自宋考之諸書皆合惟嘉府志云 國朝雲北清攝忠州  
以公及劉祖庸李鄴侯白太傅並吏南賓建四賢祠誤以重脩為  
建耳又誤李贊皇為李鄴侯誤甚雲君脩後不知何時廢為平  
地道光辛巳知州李紹基僅以三公祠於宣公祠內作記嵌石於祠壁

### 蘇州祠墓

姑蘇志冢墓篇陸宣公贊墓在齊門外六里註君舟友話云在官河之西  
地名陸墓水名陸塘高祐中嘗於墓旁得遺刻與所傳合郡人周序  
張震發記其事或謂宣公卒於忠州其喪不曾還吳又云公已歸葬吳

某公墓在齊門外十五都東二園雲和里地方欣字圩共四十八畝

又某吳一鵬年譜云蘇州府北齊門外六里灣乃祖塋也別陸塘

墓爲公祖墓可知而所作宣公書院碑又云長洲陸墓塔院相傳爲

公葬地其來已久嘗爲文祭之并系以詩一時同寅山朱希周徐縉

聶勳皆有屬和併載有父老持屨中永樂初魚鱗園冊來謁內有

陸宣公墳堂免掘地根一條似公墓之在蘇者鑿之無疑海鹽舊抄

譜云謂公葬蘇州齊門外六里汪其在忠者屏風山者乃初窆莫實

錢虞山詩所謂園徑聚江父老闍爭此朽骨如天球是也別譜謂此

妻夫人墓亦未詳

又桑墓旁舊有塔院嘉靖初太宰吳公一鵬嘗塑公像置於其中既而塔院為僧所鬻工部郎中張問之分司吳中追後少拓其地改建為公書院而名其堂曰仰賢朱恭靖公布周及吳公皆有記至

國朝漸形頽廢乾隆十六年

聖駕南巡

詔有司脩理祠墓江蘇巡撫王師重撰神道碑立石

嘉邑感化都墓

嘉興府志隴墓扁唐陸宣公贊墓縣東三十六里感化六都新豐鎮後墓

前有橋俗呼陸墳墳橋又忠州有墓或云衣冠冢也又吳郡城北有

一大塚相傳為唐相陸宣公墓

案此墓惟府縣志有之而他書皆不載即各支宗譜亦未聞及此  
今其地亦有祠蓋後裔所創立建置始末無考

故里

府志坊巷篇元錄事司名坊七十一曰百福坊通天慶觀取旱麓受祖  
中以百福義陸宣公故里也

縣志坊巷篇今城外坊巷宣公坊為巷十六永康巷沈家行坐春巷  
獅子匯家薛匯永阜巷崇家街安阜巷義庵街潘家街朝陽巷  
莫乃巷聚寶巷育才巷里仁巷呂家府



又坊表篇嘉興府前名相坊為唐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宣公陸贄立  
府志學校篇嘉善縣思賢書院在治東百步正德十二年縣丞倪璣  
建中為樓曰清風北為堂曰志學左右為名宦鄉賢祠東西列館曰學  
禮養蒙為亭於北堂之北曰息遊所合名曰思賢蓋縣實宣公故里也  
棗香水縣太平禪院為古讀書處故名思賢鄉而善邑書院亦名  
思賢何故沈公亦非善邑人不知明初嘉府下只隸嘉興海鹽崇德  
三縣至宣德四年始創嘉興西北五福象賢八鄉為香水縣東北  
魏塘鎮思賢等六鄉為嘉善縣併增平湖桐鄉二縣宣公故里蓋

是其初而言之非謂公為善邑人也 明都穆清風樓記云嘉

善為宣公生長之鄉仿此

遺宅

府志古蹟篇表興縣秘書監陸齊生宅即宣公宅又有宣公橋宋陸德興記昔余上世有仕唐為秘書少監者嘗以宅為寺郡之寶花是也表未志治西南寶花寺宣公宅也

縣志寺觀篇寶花尼寺府西坊唐陸宣公宅大曆中女師法興誦法華經感天雨寶花之瑞外祖陸齊生遂捨宅為寺因名寶花明洪武初知府海節即寶花寺址改建寶花倉之併花園倉嘉靖中錦衣衛指揮陸炳佃造恩倫橋為乳娘廟後改官舍佃為民房

古蹟篇陸齋宅捨為寶花尼寺詳寺觀後民佃居今為曹侍郎宅  
又陸贊宅在城內甜瓜巷又陸贊祖宅碑齋宅捨宅為寺碑在府治西南  
按府志及縣志寺觀篇秘書宅即宣公宅無疑古蹟篇忽云在甜瓜  
巷考寶花寺在今花園街監倉橋左近甜瓜巷則古東陵坊也其  
地判然各異以意度之則秘書公既為外孫女捨宅後遷居可  
知宣公生於寶花寺而所居或在甜瓜巷未必然世遠年湮不能詳考  
又某公宅在此無疑至以能仁寺為公宅甚謬

讀書處

府志寺觀篇秀水縣太平禪院在縣北三里相傳唐宣公讀書處因名

思賢鄉院即其地明萬曆中僧念初建

縣志古蹟篇嘉興舊志云縣南二里有柳氏烟兩樓後廢為三教堂元  
即其地為宣公書院以宣公舊有讀書臺在濠股塔東放生橋南  
今碑刻龜趺尚仆水中後移院入城改為三賢祠

某柳氏烟兩樓即柳氏園標此則宣公讀書臺有二是否不可考  
年譜云云在馬場湖詳與縣志同

### 鶴渚

府志古蹟篇弘治志鶴渚在縣南二里宣公舊宅故雍之所

棗縣志放鶴洲在鴛鴦湖之南裴相放鶴於此即府志古蹟辨



亦云裴島城南二里，鶴渚是也。靜志居詩話世傳裴休別業別  
此係裴公遺蹟，非宣公也。

### 橋蹟

府志古蹟篇呂東萊記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之所生之地。  
縣志橋梁篇宣公橋相傳為陸宣公建。

葉劉公記亦云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寔生於此，故於  
此立祠以祀，似確未必為公所建。

### 學舍

澠州府志高賢篇云宣公遊學至澠，見山水勝，因擇城西北為宅，時

中於北門內東側設教於六一書院今尚稱其地曰講舍街後門人置田  
千畝為薪水之用及貶忠州別駕乃以前田給祥符寺以飯僧其住宅  
作為棧房

某公列傳年譜俱不載且公年六登第此豈在登第之前乎若仕  
後則幼勞王事遷轉無常何暇設教或丁韋夫人艱日亦未可知

古蹟篇祥符寺書院棧房有宣公銅像

某此像未知始自何年考舊志公十三世孫名宁者為宋宣教郎中監  
衢州西吳銀場稅因家於衢東門外麥塘像印所作以崇祖德或公  
平後生徒思慕作此奉祀俱疑懸定

衢州府志僑寓篇陸贄唐貞元間往江南見衢州山水之勝於居之買田千畝擇城西為宅後貶忠州乃以前田給祥符寺十二世孫陸宇監西安銀稅陸因家於菱塘以承宣公之志

寺觀篇祥符禪寺在西安縣治北梁天監三年額曰鄭覺舊傳為吳將軍鄭平捨宅故名唐宣公贊捐助田千餘畝以飯僧眾至今莖鄭陸兩公供於左廡至宋大中祥符初改今名矣

葉新舊兩志微有異同而十二世十三世及名宇名宇菱塘菱塘不過傳寫之誤耳查家系十三世名宇為是餘再俟考

府志書籍篇有宣公翰苑集 備舉言文 青囊經 又賦表狀別集  
縣志有宣公奏議無文賦表狀別集好同

果權德輿序公有制誥集一十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合  
為一書今總名奏議又有詩文賦集表狀別集十五卷與志合青  
囊經印集驗方陳氏書錄云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膀子集十二  
卷其別集文賦表狀十五卷不傳



舊唐書宣公列傳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滎陽令。贄，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年十六，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雋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跋由壽州刺史張鑑有時名，贄往謁之。鑑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為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蓋既居近密，感人至重。知思有以劾報故政，或有闕巨細，必陳繇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

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  
數百贊揮翰起草思必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  
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服其能特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  
宗曰今盜遍天下與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  
已勃興楚昭以善言浚國陛下誠能不愆改過以言誅天下使詔書無忌臣  
難愚陋可以仰副至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  
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泣多贊所為也其年冬議於以新歲改元而  
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安革以應時數上謂贊曰往年  
羣臣請上尊號至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於朕舊號

中更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贊奏曰尊稱之與非古制行於茲秦之日已  
累值冲襲守喪葬之時尤傷事體今者奎興播越未後宮闈宗社震  
驚尚愆禮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玄就之際陛下  
宜深自懲痛收攬羣心痛自貶損答禱靈譴不可近從未議重蓋美名帝  
曰卿所奏陳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定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  
贊曰古之人君稱師或稱皇或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並皇  
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對天元之稱是知人主輕重不在  
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詎光稽古  
之善崇之獲於能納福之淺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遭迍否事屬

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也。俯稽術數，頃有爰更與其增美稱而夫人心  
不若默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德天亦助順。陛下誠能  
崇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刻責，惟德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  
從之，但改興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士衆多寒  
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賦泚解圍諸蕃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  
於廊下，仍題曰瑱林大盈二庫。名贄諫曰：瑱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者  
蓋以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蓋各分區  
賦稅當委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於是二庫  
蕩心侈收萌祿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祀日貨情而入必悖，而出非其效歟。



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內蓄庫藏未歸天府而  
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甫然海內不妄近以寇逆晁常奎與外幸阮厲憂  
危運宜增激勵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陞行殿忽覩右席下榜列二  
庫一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心呻吟  
呻吟未息忠勤戰守効賞賚未行諸道貢跡匿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  
忍情竊揣軍情或生缺中或忿形滂瀛或醜替謳詠頌念思晝情亦有  
悔忠意是知昨似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眩而可以滅義感頃者六  
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光凌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餓交侵死傷相  
枕畢命用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親終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

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揚懷所感也無厚賞士而不懸惡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  
衣食已豐而滿溢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  
日同憂而好樂不與日同利苟異恬默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恠記曰財散  
則民聚豈其効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  
至當位珍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表納之今去其題署興  
元二年李懷光異志已萌以激怒諸軍世上表論諸軍衣糧舊神策衣糧  
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阻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愛之遣贖  
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贖奏事曰賊此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  
生懷光總仗順軍承制勝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存不追師

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  
委曲聽從觀其所為未未知感若不別為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其終  
恐安故疑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  
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反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  
別行某六都不要藉臣雖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誇結  
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難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卻迴或  
恐聖旨顧問事一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安遂云恩命許  
事六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難非追悔固難為詞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  
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

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於悉仰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  
迴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  
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順而明  
陸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係屬移軍事相稽  
會又幸懷光跪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併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  
幸垂裁察德宗初坐懷光迴意破賊故曷屢奏移軍不許及贄僕陳懷  
光反狀乃可晟上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郾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  
元猶在咸陽贄憲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是以獨制兇寇  
逶迤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補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



節度之衆附稱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者則四軍據壘羣帥異心論勢  
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  
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死傷戰則連  
恐分功齟齬不和植譽遂構俾之同害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  
危而先覆之已之後禍起之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定堪疚心太  
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  
免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微惠元勢特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  
然他日雖有良圖之恐不能自援極其危急難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  
合軍同往託言晟兵少慮為賊此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

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  
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  
當離者合之則名冕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  
策得其至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  
將而固結叶心自為鯨鯢安在朝夕苟之不足相制凌長厲階折之各競於  
擅能或或勳績事有必在勢無可疑德宗曰仰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  
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足得為詞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  
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飽被害之報至行在人情  
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贊德遣兵機亦以此類二月從幸梁州轉讓議大夫依前

充學士先是鳳翔衛將李楚琳聚淫師。是教節度使張鑑歸款未泚及  
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為鳳翔節度使然德宗念  
其弑逆心不能容終至漢中於令渾瑊代為節度贖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  
誅但以聚興未浹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憲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高嶺  
則道迂且遙駱谷後為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  
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一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  
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僅僅使楚琳畏憾之肆猖狂南塞至衝東延巨猾則  
我咽喉梗而心膂分夫其勢之不病於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  
其心德宗至梁州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諱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隨扈者曰

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贊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効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  
寮但馳走送行而已忽與介冑奮命之士俱弼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既  
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官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  
昌訪以得為限仍量其資糧送赴行在贊不時奉詔進伏論曰頃以理道乖錯  
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罪已屢降大難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  
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岵收版蕩於積流殄  
寇清都不失舊物寔由陛下至誠動于天地深悔板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  
庶悌德苟不以此自古何嘗有稍棄宮闈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  
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後興夫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



瀛百役疲瘵之此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坐聖  
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  
炭之酷以政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躬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  
侈三易滋艱之維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  
必有夫以內人為飾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革固繁有  
徒但恐傷多空憂之使剪除元惡曾未決辰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  
君德首行婦人又令噴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非所以蒼慶賴  
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克商  
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象義揚越

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  
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諭之意然後帑恤死義慰犒有  
功優輯羣庶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耆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  
之士復廢棄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節飾服施緝繕殿臺備耳目  
之揆選中樞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雜處之際必為  
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愛實自  
因寇斃喪已頗有大於此者一閱披索懷懼必多奸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  
接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喪

善如危居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襄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

渾瑊詔書未敢承旨帝遣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於中書舍人學士  
如故初贊受張鑑知得居內職及鑑為盧杞所排贊常憂臨及杞貶然始敢  
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願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連宗廟嗚咽流涕  
曰殺寇由實朕之故贊亦流涕而對曰臣思殺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贊意  
蓋為盧杞趙贊等也上怒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若殺滋禍是亦運數前定  
事不由人贊又極言杞等眾狀上雖免從心頗不悅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  
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贊而能交結權倖共短贊於上前故劉從一  
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贊為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  
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為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體數陳剖

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挽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  
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即時見人情如此知賊  
不足平也時贄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播紳榮之俄丁母憂東  
歸汝陽高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昇布衣  
時相善唯西川致道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是與合葬上遣中使護  
其柩車至洛其禮過如此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申孫日贄伏地  
而泣德宗為之改容叙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為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贄  
贄亦短參之所為言參贖貨錄是與參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授兵部侍郎知貢

舉時崔元翰果有文藝冠時贄輸心於南之與元翰推薦華實之士外第之



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終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  
四月竇參得罪以贊為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贊久為邪黨所擠因而  
得位意在不自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為己任上即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  
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奎輿播懲是之失貞元以後雖  
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擢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贊知政事請許臺省長  
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曠敗無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與  
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並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非便今後卿等  
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贊論奏曰臣竇頊鄙一無所知猥蒙任使待  
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

之政使賢者各以彙征登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既蒙允許即以宣行兩宮  
舉人終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  
賢生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閹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  
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  
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者實之方聞  
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竊問核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  
核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尋其罪議曲者得以持其証本是而行芻  
蕘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定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

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言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言霸

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害霸也。為小人者不必悉  
懷險波，故復邦家。蓋以其急性回邪，趨向狹促，以阻議為出眾，以自異為  
不羣。趨近利而昧遠，罔幼小信而傷大道。況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  
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遍，諸士備闕。群才若令悉  
命群官，理須輟轉。詢訪是則愛公，舉為私薦。易明駮為暗投，僅如議  
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  
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  
亦由私行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  
臣。除使宰臣不編，諂讒者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

易前輟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金也二者利害惟  
陛下更詳擇焉恐其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  
有鑑識之明失實當暗諂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  
是當於萬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  
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  
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  
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  
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々其惑斯甚矣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  
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



則天太后踐祚法輕於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意開汲引門進用  
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  
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  
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如賴多士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  
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難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  
人之盛未迨於佳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投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  
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泮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令則  
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  
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選之規太精而失士陸選任宰相必異於庶

官精擇長吏必全於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核議不  
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實虛  
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  
之道去其端而已乎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於舊制  
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以後屬宿兵於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  
是選人停擁其教猥多文書不核真偽難辨吏緣為姦注授乖濫而有十  
年不得調者贊奏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開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  
弊于古七天下稱之贊典賈耽盧邁趙憬同知政事有司有所申覆皆更

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贊請準故事令東

率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隘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  
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戎役贊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  
多有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  
事曰臣歷觀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閭方屢敷上言誠  
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  
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欽道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  
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廣射生置邊儲穀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  
軍城用防艱急雖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常收冗費  
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是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

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一方得失之論備  
存史籍可恃而言大抵尊卑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  
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不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  
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蓋長城者則曰設險可  
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舊伐者則曰  
驅馭可以禁侵暴而有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  
去也議造之要略盡於斯難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  
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効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  
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



定之規亦無常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之以遜狄而王業興周城朔  
方而檢狄攘秦築信洮而宗社復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  
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甯於累葉蓋以中  
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  
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定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  
國強盛夷狄哀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  
殺降其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於中國強盛夷狄哀微而尚棄信好盟  
葭恩結毒諭之不愛責之不懲安得不取老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過中國喪  
亡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固之則彼譽未萌集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尋降

禮約好通和喻之以利結之以款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難非禦戎之善雖蓋  
時事亦有不得已也倘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甯威之不靖力足以  
自保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奮伐以遏其深入古  
則攘斥而戒以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也故夏之即序  
周之于攘太宗之翦虜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之祖狄文景之和親神  
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機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  
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躬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豈可取之資懷  
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  
降屈之時務當成之略則名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

時而不失其種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夫著効不其然歟至  
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之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  
人待慙則必屢任人從眾則必全此乃古今所用而物理之所垂也國家  
自祿山梅堯河隴用兵以來甫宗中與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國以  
甯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  
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氓竭力蠶綫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  
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後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  
止其侵侮小人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者亟策者多  
弱於所強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

而其要亦精所難一短者固之而其功靡然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  
敵行師必量力揚之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  
謂奪人之心精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  
之車觀營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取廣費師徒深跡  
寇境後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  
備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要過之謀而謂不量事勢  
而務於所難矣夫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盡利是  
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按其所長必  
殆用所長而求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宅居以射獵供飲茹多



馬而尤便馳突獲生而不耻敗亡此我狄之所長也我狄之所長乃中國  
之所短而狄益兵蒐其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勝日而帝之內以  
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其所短而較其所長矣矜所強勉其所短勞費百  
倍終於言成雖果成之不挫則慶豈不以越天授而連地產窮時勢  
以反物宜者哉將如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  
已若乃擇將吏以撫甯衆庶脩紀律以刑齊師凌釋德以佐威能遠  
以柔遠禁侵掠以暴以彰吾位抑取攻以議以安我心彼求和則善待  
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財力而貴  
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作其時而後

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陞蹕隨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  
練卒以蓄威非苟全不謀非百戰不聞寇小至則張勢以遏其入寇大  
至則謀其人以邀其歸據險以眾之多可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眾無  
所用採別鹿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  
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  
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  
不匱而事速就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  
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眾無適從

所任不必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者不必

信所行不必當者未必邪故令擄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  
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逸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  
惟明主慎聽而整察臣聞工邪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邪勝其  
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行難用之  
於督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說而不徇衆  
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于屯戍則事資永久  
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甯非人情所安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  
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  
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於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於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買馬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如惡  
用其力而不適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  
非而不害其所不然而又類其紀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  
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性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恫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  
特裸而人自為用他禁防而衆自不携故出則三兵居則三食守則固戰則  
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  
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適其所不能強其所不然亦廣其教而不考其  
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傷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地理志 也千里蕭條寒風裂骨雷驚沙碛日典豺狼為隣伍以戰鬪為擄



趨畫則尚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患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  
勤於此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  
而遷焉則罕能適其居而狎其敵焉閩東之地百物阜盈送軍之徒  
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之邊陲若異天地同絕塞荒陬之苦  
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  
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異為用不亦鍊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如騶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慮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  
危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時頗待餉徵倖者猶恚置期之賒緩常念  
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棄其瓦礫布級稟憤情志且爾得之兵為平居

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陰疑則投棄城鎮以搃遠近之心其弊豈惟言  
蓋亦固亦將有所撓也後有抵犯刑禁請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亟令展  
幼自贖既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堯章失又甚成卒適足煩於防  
術諫無坐於功庸雖前代時或有之固非良算之可道者也後有擁旄之帥  
身不恤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  
配諸鎮節旣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戎  
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終是閭閻在望者悉遭劫執恣其焚燹於其投敵比及  
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得措置乖方矣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

之於曲直權衡之端重輕輓輒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取衆而不用  
賞罰別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莫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寔  
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典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  
柄去於將之稱今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  
道養苟度歲時以賞一有功翻憲無功者反側以罰一有罪復憲同惡者  
憂寔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撻將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  
者獲誦於等夷忘衆忘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國者不懷於媿畏緩救  
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寔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後紛然相斃人雖以善言為言  
之況又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懼困阨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

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逆敵而所<sub>守</sub>不固陳謀而其效靡  
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於  
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括理者太考而靡詐証善者罔上而不慙馭眾  
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謂責虧度括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  
力也集醜眾戰陣莫前雷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匪相推倚無敢誰  
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於廷莫<sub>之</sub>省察惟務徵葢並師無裨備  
禦<sub>之</sub>功重增供億<sub>之</sub>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sub>之</sub>資盡有司  
權益稅酒<sub>之</sub>利總其所入半事遂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眾矣今四夷<sub>之</sub>最

強國為中國志患者莫大於吐蕃洋回驍兵<sub>之</sub>是終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



於內實外備心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逼教則蓋寡且又豈非犀利甲不堅完該  
迷輻鈐藝之趨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  
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師專一故也夫統師專一則人心不紛  
人心不分則師令不二師令不二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則  
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變化翕濶在於反  
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  
不一人心不一則師令不行師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  
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戢為怯衆散為弱逗撓辭折北  
乎我陳之荷是就一國三呂十年九牧於今齊備其可待乎用元天寶之間抗禦西

北而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就憲權分勢散或使孟而領之申與以  
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而蕃六朔方隄原  
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成平至則屬焉雖委任未及得人而擢置尚存典  
制自頃逆泚誘臣隴右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裂誅鋤示餘無幾而又分  
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而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亦特詔委寄久降  
中貴監臨人得抗侮莫相家屬各作逆書告急方會計會用兵既無軍法  
下信唯以名禮相待是乃臣家極溺揖讓救焚異無陸危固七難矣夫兵  
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區備勢弱氣

消建軍若形而後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為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區

軍實無多少，異是待所以同其志而尽其力也。或誘其志，勉其藝，能  
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核其勞，逸度其安，危時申練，最優者，以裨以爲衣食  
等級，制使能者，必及否者，息一難有，舊厚，殊而無缺，坐，學，蓋，所以日  
省月試，儀，票，均，事，必，權，量，無，情，於，物，若，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  
窮，道，地，長，鎮，兵，皆，日，就，傷，夷，終，年，勤，苦，割，角，其，所，能，別，練，習  
度，其，所，需，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怯，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  
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色，而，閭，東，成，年，歲，月，跡，更，不，安，危，誠，不，習，戎，備，性，行  
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領，優，厚，踰，敵，等，總，以，茶，菜，饋，蓋，以，蔬，醬，資  
臺，約，相，形，迥，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軍，軍，將，校，詭，爲，捐，河，因，請，送，隸，神，策

不離舊所唯改其名其好稟賜之健饒適有三倍之蓋此儔類所以忿恨志良  
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已經質所以禍區去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  
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稟賜績藝若而衣食優苟未忘懷解無愠怒不為  
戎首則已可嘉而况使其出力同心以攘寇讎雖有犄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  
能而養士若野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此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解然後指  
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頃某屯甲兵藉某人參  
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  
觀其計謀校其智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權初不宜始慮於其  
後也若活志氣是任方畝而施則當為之於終不宜制于時其間也夫如是則



疑者不使一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改其求必然而可以  
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為過當罰者不為得而存付授之柄既專  
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爾外將軍裁之又  
賜鈇鉞示令專制故軍容不入國之實不入軍將在君命有所不受誠臣機宜  
不可以遠法弼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坐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  
主執裁制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定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  
其心雖有所懲之臣所失遂令分聞責成之義廢死綬任咎之志哀一則聽  
命二則聽命乘於軍情三則聽命乘於事宜六則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  
無違則必新可矣若有意平允靖難則不可失兩境相接而軍相持事機

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修猶恐夫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  
之深陳迹之難明聽覽之不一以其事無遺策程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  
謀靈能用其如權安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  
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  
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穡夫樵婦罄作俘囚程詔諸費  
兵唯以慮考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邊燭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  
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振獲則陟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摠制在於不憂於  
累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勢可謂機失於遠制矣理兵  
而指置兵方取時而賞得府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忽生用師而

撥去此六者疆場之蟲賊軍旅之膏肓也。蟲賊不除而但流之以糞，既膏肓不  
療而唯嗚之以滑甘，適之以養其害，速其害於求穡，穡豐登膏革元美固  
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志，適因舊教而三分之，其一分要  
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河內河  
東許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  
廩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並雇台工人，就許軍  
城造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  
到之歲，其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種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  
官為收糶，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改息，毋更徵費。煩且無辜，失苟免之弊。

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  
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  
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  
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  
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佐要會三州以為理所見置  
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仍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  
原鳳翔等府及諸部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  
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  
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壯賞罰之典以考其成



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入利而致凶去可除如是而我狄  
不感懷疆場不虛謚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  
天下不理者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而寇之方靜  
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  
事不常至已過而追悔無及於主者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  
惟所省擇德宗深極嘉納優詔褒獎之贊在中書政不便於時多所條  
奏德宗雖不解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參既敗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  
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異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  
於上前問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

云公輔奏實參語得之於贊云參之死贊有力焉又素惡於公異於郤既輔政而適之設者公以爲阮戶部侍郎度支裴延齡竊用事天下嫉之如讐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贊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潛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贊性畏慎及萊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旱遣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與張洎李元等搖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陳揚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贊爲忠州別駕贊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吳頌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內相從幸小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諭軍士曰得贊

者賞千金翌日贊謁見上甚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止知誣枉遂後見用贊以受人主誅遂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謂為太峻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決對不失鈎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典之際但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邪聖又寔合得朕分其命將相制詔卻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贊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贊在中州十年常閉閤靜處人不後其面後題詞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瘧疫乃抄撮方書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贊東政賤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為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贊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為贊憂而吉

甫忻然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犹恐其未位不數日與贊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贊初犹慙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為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為刺史延於懿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皋累上表請以贊代已順宗即位吳陽城鄭絳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尚謚曰宣子荀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墮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贊及台鉉不為不道矣昔以孫臏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豫正為此也贊居珥筆之列調銜之地以片心除眾弊獨手遏



羣邪君上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明放無迹其可待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  
話言又有海爾聽我恨此皆賢人君子嘆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好千載一時  
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亦獻多例君為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日讐勿貽  
天問蒼昊悠

唐陸宣公年譜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書翰林院學士  
吳一鵬輯

天寶十三年甲午是歲公生溧陽令侃之子吏部郎中灞之孫秘書少監齊望  
之曾孫也按公祖宅在嘉興府治西北南齊望於大曆中因女誦法華經感天墜  
寶花遂捨宅為寺今碑刻尚存又按東萊作公初堂記云城東橋以宣公名  
者實宣公所生之地而嘉禾志云鶴渚在州南二里乃宣公故宦之所其墳墓多  
在郡東北奉賢鄉蘇州府北齊門外六里徑乃祖塋也祖傳秀水栢林鄉能  
仁寺之南又有宣公世墓存焉

按舊譜齊公生有八子公文名灞後改名侃非二人考山陰譜及景賢譜皆同此不可從  
又據明一統志載公曾孫祖諱敷信別本年譜輯略從之大德考唐書宰相世家表

明云丹徒支有敬位侍郎支有辰贊典譜合其查譜敬位係三十五世  
宣只係四十一世改係各支又相去七世生侍率混

又案別本年譜云誕生五月三十日夜時或云  
誕生十一月初八日子時未詳兩出備考

大歷元年丙午是歲公年十三按公論解苗後狀云後住年任常州刺史臣其  
時寄任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撫綏典濠州刺史張鑑齊名則公時尚幼必  
在溧陽歸葬之後又嘉禾誌載韦夫人傳云夫人南康王之世叔適溧陽令陸  
侃溧陽令卒於官夫人訓之成大儒為唐賢相皆夫人德令按公讀書臺在大  
放生橋之南瀉股塔之東北馬場湖之泮碑刻龜趺見存

大歷六年辛亥是歲公年十八以禮部試西京第六應博學宏詞科授鄭州  
尉省母歸道經壽州見壽州刺史張鑑以公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

後以泉貨數萬為贖不受惟領一茶而已結為忘年交按錢起送公擢第還鄉詩云鄉故歸何蚤雲間喜擅名又曰再亭養仙羽計日再死鳴華亭本嘉興地天寶末始折為州並屬蘇州故云又按公初授鄭州尉權公云非其好也省母歸而移史作罷歸當從權說為是又云是歲以書判拔萃渭南簿疑公未上既上不久而還歸；無變復至長安乎

按別本年譜輯收云大曆八年癸丑  
公年二十試禁中春松詩今姑附此

大曆四年己未是歲公年二十六權公云御史府以監察御史授；德宗皇帝至春宮時知公名召對翰林院即日為學士則公是代宗己未為御史而移史載公設黜陟使者乃在遷監察御史之前恐非或疑公為學士當在此年耳



按權以序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尉御史  
府以監察換了似官御史即在調渭南尉一歲

建中元年庚申是歲己年二十七德宗即位遷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仍帶  
奉職是歲二月有改黜陟使者廣何等六條

建中四年癸亥是歲己年三十八月應詔論兩淮河西利害及閩中事宜狀十月三日  
涇原軍作亂德宗倉卒出避以夜追及於咸陽從狩奉天有論叙遷幸之由狀是  
月未出僭號圍奉天城十一月始退有論奏當今所切務二狀十一月特考功郎中常  
奉所按權之云艱難危逆行在輒隨啓迪謀猷特所親任有時遠語而不名但  
呼陸九而已是月有論尊號加字而狀論敕書事條奏論議典翰林學士改轉狀  
訪數對群臣並許令論事狀又草奉天改元大赦制權之云車駕播遷詔書旁年

公洒翰印成不復起草舊史云思以湧泉新史云卓然所長為一世冠

按是年又有若  
奏未行一狀

興元元年甲子是歲公年三十一正月宣布山東詔書士卒皆感泣有詔罷瓌林  
大盈二庫狀論解苗浚狀薦袁高等狀二月李懷光奏糧賜不均奉詔至其  
營宣尉送至行在有論李晟所管兵馬狀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使兵馬  
狀是月李懷光反扈從德宗幸梁州三月始至好諫議大夫輩奉賊權公云  
棧道危狹從官苗浚相失上夜次山館台公不至位然辨於禁旅日侍贊者  
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有論進瓜果人擬官二狀論請優獎曲環所  
領將士狀論解苗浚二狀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員等狀撫循李楚琳狀四月

有論解姜且輔之狀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五月有賀吐蕃尚結贊  
 抽軍迴歸狀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棧便狀六月有旨令公撰  
 詔書賜渾瑊於奉天尋詔散失內人資送行在不受詔進議狀京師平峯  
 與將還宮副有論費日狀請釋趙貴先罪狀道中有論替換李楚琳狀七  
 月扈從德宗置長安遷中書舍人常奉職據權云云既賊內署母弟氏尚在  
 吳中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新史載在此年三月有草改元大赦  
制  
 據權公序云省母歸壽妻今鳳陽府壽州也又云母弟氏尚在吳中又云持喪於洛俱  
 不解何故又據是年有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非改元大赦制也考全集原文與  
 元改元大赦制  
 即前奉天一制  
 貞元二年乙丑是歲二月三十八月官軍收河中有請罷兵狀

按是年當有貞元改元大  
赦一制各至大禮大赦一制

貞元三年丁卯是歲公年三十四按公作制誥多在年十二月以前權公云丁韋夫  
人憂持喪於洛遣人護深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賜遺  
穀百萬之一無所受素與蜀帥韋南康昇布衣交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  
而受之服闋後內成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叙帛優  
禮如此今按公奏草止於收河中後請罷兵狀制誥惟張延賞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制在今歲正月特別無所考史傳亦不載公何年丁憂何  
年復任自今歲以後不見只姓名至七年八月以解內成始見則以丁憂當  
在今歲或明年又按權公云內外屬望旦夕修其輔政為實參疾忌故緩



今按實參拜相在五年二月則只免喪復任當在五年六年之間然不考可  
姑作知者又嘉禾志云韦夫人南康王之女妹夫人卒皇后賜遺甚盛見權  
德輿文

按此下六年內二年在憂服之中始不但史傳無其姓名  
即奏草亦並無一言殊不可解望全集亦有所殘闕歟

貞元七年辛未是歲之年三十八新史云吳通之與弟通微皆為翰林學士  
並知制誥典陸贄等並位贄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院  
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考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詔罷學士帝不許通之  
怨結黨日謀去其內職按是年八月以兵部侍郎解內職

按別本年譜貞元五年丁未夫人憂是歲服闋覲見不知何所考  
又按通鑑云公之解內職實參惡之也

貞元八年壬申是歲二年三十九二月知禮部貢舉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  
按新史吳通之好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者舍人大怒坐排謫云贊  
試進士受賄時帝惡誣搆大怒賜死正典舊史合但舊史載實參典通  
之作謫書以傾贊上察知之貶參賜立死而翰苑集及順宗實錄皆云學  
士吳通之陰結延齡盛言贊短則是乃以相之後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但韓  
文公與陸員外書云往者陸相以司貢士考文章甚詳合亦幸在得中而  
未知陸一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  
梁補闕雷王郎中礎佐以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別王皆與謀焉陸相  
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終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以當也至今以為美

設又作歐陽唐長詞序云唐典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  
宣映第皆天下選才時稱龍虎榜又送張童子序云童子生九年自州孫  
達禮部一舉而進列於二百人中金典童子皆陸公之門人也據此是年  
進士共二百人而科舉記云賈稜陳羽歐陽唐李博李觀馮宿王涯陸季  
友徐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德穆贊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元結胡諒  
崔群邢冊裴光輔萬瑄是年一榜皆天下孤雋偉傑之士稱龍虎榜孫汝德  
韓文公全解亦云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蓋登薦舉止二十三人耳又按翰苑集  
序及順宗實錄新唐書本傳皆載貞元八年於知貢舉之下蓋彼重任相  
之事四月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典趙憬同日降制權公云精於吏事斟酌



制法不與鈿銖其經編制度俱在德宗實錄今按以相浚有請許臺省  
長官舉薦屬吏狀七月有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八月有請遣使臣宣  
撫諸道遭水州縣狀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尉使狀九月有請  
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沿運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按是時又有論齊映  
齋抗官狀及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皆不知日月

按作請書以似以係實參族子申與吳通立韓王則之同謀上皆密和其狀故申與  
則之亦皆賤又按別本年譜論沿運守備事宜論官員改結倫序二狀及均節賦  
稅六條皆在是年至論齊映齋抗  
一狀又繫在九年悉似誤